

梵文 t ḍ 的對音

周 法 高

梵文的“舌音”(linguals) t, th, ḍ, ḍh, 和國際音標舌尖後音(supra-dentals)的塞聲(plosives) (t), (t'), (d), (d') 大致相當。在中國人的譯音裏，大致用舌上音知，徹，澄母的字來翻譯牠們。但是在唐以前，有時候也用來母字來翻譯。從表面上看，似乎翻譯梵文 t, ḍ 的來母字是不規則的，是例外的；不過假使我們多搜集一些例子，便知道這不能算做例外了。在這兒，我暫且把宋以前的譯音分爲三期：把隋以前算做第一期，可以鳩摩羅什爲代表；唐代初葉爲第二期，可以玄奘爲代表；唐代中葉以後到宋初爲第三期，可以不空爲代表。

羅莘田師的知徹澄娘音值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931）把梵文“舌音”五母各時代的譯音列成兩個表，現在抄在後面，看了可以知道大致都用舌上音的字來翻譯牠們。“祇有僧伽婆羅以舌頭多，他，陀，檀，那”，對 t, th, ḍ, ḍh n, 而以“輕多，輕他，輕陀，輕檀，輕那”對 t, th, d, dh, n（前引文 p. 128）“ḍ 母的對音，善無畏，不空般若等作‘拏’，慧琳作‘拏’或‘絮’，惟淨作‘泥’；‘拏’女加切，‘絮’，女下切，‘泥’女黠切，均屬娘母。”（前引文 p. 129）這是第三期的譯音。因爲在唐代中葉以後，一部分方言的明母讀 mb-, 泥母讀 nd-, 娘母讀 ṇd, 疑母讀 ŋg。所以日譯漢音用 b, d, g, 來翻譯牠們；在“唐五代西北方音”（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羅莘田師著）中，用 'b 譯明母，'d 譯定母，'j 譯娘母，'g 譯疑母；在華梵對音中也可以看出來這種音變。

在佛典譯名上，也可以看出和字母表相同的情形，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再舉例。讀者可參看知徹澄娘音值考（p. 132—140）和芮利安（Stanislas Julien）氏的梵語譯音還原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krits qui se reecont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1861）。另外，我們也還可以找出一些來母字的

譯音，多出現在第一期的前段。在芮利安的書裏找不出用來母字對譯梵文 t, th, d, dh 的例子，大概他也認為是偶然的例外，所以沒有收。羅先生的統計表中也有少數幾個來母字，他認為：“那些轉到其牠各母的例外，我想恐怕是譯者方音的不同，或者是所根據原本的歧異”。（前引文 p. 143.）

我在下面舉出一些來母字譯梵文 t, d 等的例子。有的錄自玄應一切經音義，除了注明所在的卷數外，並且注明那一條是屬於某經某卷。如第一條注“應十八，雜阿毘曇心論十”，就是說全條出於玄應一切經音義第十八卷，而這一條音義是解釋僧伽跋摩等譯的雜阿毘曇心論卷十的“拘隣”的。玄應是唐初人，屬第二期，音義大多是解釋第一期的佛經。在下面把對譯 t, d 等的來母字都用 ~~~~~ 號標出。

ājñātakaṇḍinya 拘隣：賢劫經作居倫，大哀經作俱輪，或作居隣，皆梵言訛也。……普曜經云：俱隣者，解本際也，阿若者，言已知，正言解了。拘隣亦姓也，此則僑陳如訛也。中本起經云：初五人者，一名拘隣，（應十八，雜阿毘曇心論十。）

其名曰阿若僑陳如（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一）

ārāḍas kālāma 阿羅羅迦摩羅：亦名羅勒迦藍。……中阿含羅摩經云：我爲童子時，年二十九，往阿羅羅迦摩羅所，（翻譯名義集卷二）

garuḍa 有四迦樓羅王（妙法蓮華經卷一）

迦婁羅：新經云，揭路茶，此云妙翅鳥也，（雲公涅槃音義）

kukkuṭa 究究羅（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三）

pāṭala 波羅羅華香（妙法蓮華經卷六）

saṅghāṭi 三衣僧伽梨：此音訛也。應云僧伽致，或云僧伽胝（應十四，四分律卷六）

僧伽梨：正云僧揭胝，此曰和合衣。（慧苑華嚴音義）

sphaṭika 頗梨：力私友；又作黎，力奚反，西國寶名也。梵言塞頗胝迦，亦言頗胝。此云水玉，或曰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冰化爲頗梨珠。（應二，大般涅槃經第一卷）

vaidūrya 璠璠：天竺之名，梵云吠琉璃耶，此云近山寶，謂近迦毘羅城，淨三藏云：綠色寶也。漢書云：罽賓所出。經云：無以琉璃，同彼水精也。（雲公涅槃音義）

vetāḍa 毘陀羅（妙法蓮華經卷七第二十六品）

韋陀羅（同上，第二十八品）

virūḍhaka 毗留勒叉：或名毗流離，或言毗樓勒迦，或言鼻溜茶迦：（應十八，立世阿毗曇論卷四。）

羅先生文中又有二條：kuṭaśālmālī 究羅瞋摩羅 drāviḍa，陀毘羅。

此外，我們從妙法蓮華經內的陀羅尼，也可以看出同樣的例證。這種陀羅尼我收了四種音譯本：第一是姚秦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二六二號），第二是隋闍那崛多譯的添品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二六四號），第三是唐玄奘一切經音義卷二妙法蓮華經音義後附的“三藏法師玄奘譯”的陀羅尼，第四是唐不空譯的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大正藏第一〇〇〇號）。梵文根據南條和 korn 所編的 Saddharmapundarika (1912, Bibl. B. X)。只有鳩摩羅什的譯文裏，才有用來母對譯梵文 t, d 的現象，在其他三種隋唐時代的譯文，便看不到這種現象了。現在把有關的譯文和梵字排列出來。

第二咒	aḍe	aḍāvati	ittini	
羅什	阿隸	阿羅婆第	伊緻(猪履反)梔(女氏反)	
崛多	頽第	頽茶(屠迦)幡底(都棄反)	壹邳(都筆)爾	
玄奘	阿麟(去聲)	阿吒(重)伐底(長)	伊緻坭	
不空	阿嫺	阿拏(引)瞞底(丁以反)	壹置寧	
第三咒	aṭṭe	naṭṭe	va*naṭṭe	anaḍe*
羅什	阿梨	那梨	瓮那梨	阿那盧
崛多	頽猷(都皆反)捺(奴割)猷	訥(奴骨)捺猷	案那廚(拏句反)	
玄奘	遏戾(除皆反)捺戾	努捺戾	阿捺廚(雅俱反，清聲)	
不空	阿猷	捺猷	弩捺猷	阿囊(引)怒
第三咒		nāḍi	kunaḍi	

羅什	那履	拘那履
崛多	那稚(徒寄)	拈(俱遲)奈(奴箇)稚
玄奘	捺遲	俱捺遲(摩)
不空	曩膩	矩曩膩

* 有兩處，四種譯文一致和南條的梵文本不合。南條本在 *anaḍe*，註明——本作 *aratre* ——本作 *anatro*，也都不合。

信行翻梵語卷八，寺舍名第四十八（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p. 1041.）

陀林寺應云陀林摩、傳曰：石留、歷國傳第一卷。

“陀林”當爲梵文 *dāḍima* 的音譯。唐禮言梵語雜名：

石榴 娜捻 你屈反麼（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p. 1237.）

也是這個字的音譯。不過後者屬第三期，所以用娘母來翻譯梵文的 *ḍ*。案歷國傳一書今佚，向覺明先生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攷錄，考訂歷國傳爲法盛撰，外國傳爲曇無竭撰。翻梵語卷六雜人名第三十中有“佛陀多羅，外國傳第二卷”卷二比丘名第十一中有“佛陀多羅，歷國傳第一卷”。向氏認爲就是高僧傳卷三曇無竭傳中的“天竺禪師佛駄多羅”。（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六號 p. 31—35, 1930.）案曇無竭傳：

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駄多羅，此云覺救。彼土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上。

現在既然知道陀林寺就是石留寺，更可以證明歷國傳中的“佛陀多羅”，和曇無竭傳中的“佛駄多羅”確是一人了。

〔備註〕翻梵語卷九林名第六十一：“憍多陀林：應云陀林摩，譯曰石留，外國傳第一卷”。

以上所舉都是用來母字對譯梵文 *t, ḍ* 的例子。另外，梵文的 *haritakī* 第一期譯爲“訶梨勒”，用來母對譯梵文的 *t*；佛經中的“阿荔散”，和“阿遲散”，都是指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Alexandrie*。後者用澄母對譯梵文的 *l*。這兩種情形都是很少見的。

我們現在知道：早期的梵文譯音，除了用知，徹，澄，母對譯梵文的 *t, ṭh ḍ ḍh* 外，還可以用來母字來對譯牠們。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梵文的 *t* 等，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t*) 等，在漢語裏沒有這一類的音，於是除了借用知系字外，有時還借

用來母字。在周秦時代，舌上音知系字和舌頭音端系字不分，都讀 (t) 等。後來因為韻母的影響，漸漸顎化，到唐代知系的 (t̥) 等就和端系的 (t) 等分別了。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顎化現象雖不如唐代的顯著，不過在二，三等韻母前和在一，四等韻母前的舌音聲母，已略有差別，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對譯梵文 t̥ 等所用的端系字遠不如知系字的多。不過這種翻譯也並不切合，所以有時也用來母字來翻譯，或許來母的 l 音略有捲舌作用吧！到了隋唐以後，除了沿襲舊的譯名外，後一種方法完全廢棄，到現在看起來，更覺得早期譯音中的這種現象非常不規則了。

最後，我想引用一位史學家的考證結束這篇短文。日本藤田豐八氏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說：

中階，法顯傳作七寶，西域記作水精，此傳作吠瑠璃，吠瑠璃又作璧流離。漢書西域傳“罽賓”條，“璧琉璃”。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徐氏漢西域傳補注云”：梵書作吠瑠璃，一切經音義：舊言鞞稠利夜，亦言，鞞頭梨，或云毗瑠璃，皆梵音訛轉。中略說文云：坪，璧坪，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璧坪卽此傳之璧流離，今本漢書注脫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爲二物矣”。然則鞞稠利夜，鞞頭梨 (vaidurya) 訛爲璧流離，吠瑠璃，毗瑠璃，鞞瑠璃，更誤爲流離或琉璃。据希 (Hirth) 氏云：中西民族稱玻璃或水精曰卑羅爾 (Pelor) 或勃羅爾。與此吠琉璃同。玻璃始見唐書，吠瑠璃之省。此傳吠瑠璃，蓋謂水精，與西域記同。（泉壽東文書藏校印本十六葉。）

藤田氏說吠瑠璃，流離等名是鞞頭梨的訛誤，不但把時代的先後弄顛倒了，並且忽略了早期用來母對譯梵文 d̥ 的現象。玻璃的梵名是 sphatika，他却認爲“乃吠瑠璃之省！”我想，假使我們不願在“通轉”的說法裏打圈子的話，那麼，從許多“雜亂而不規則”的現象中，歸納出一些條理來，也許正是我們在利用對音時所應當注意的一點吧。

附第一表 圓明字輪中舌音五母譯音表 (錄自知微澄娘音值考 p. 126.)

舌音五母在圓明字輪中之次序	41	35	9	42	36
天城體梵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馬字註音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西晉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 (太康七年 286 A. D.)	陀	咤徐	咤	吒	那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 隣尼品 (元康元年 291 A. D.)	吒	咤	茶	𑖇	那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廣乘品 (弘治五年 402 A. D.)	咤	咤 一作 本他	茶	茶	拏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 (弘治六年 403 A. D.)	吒	咤 一作 本他	茶	茶	拏
東晉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劉宋永初二年 418— 421 A. D.)	佉 恥反 加	吒	茶	陀	拏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辯大乘品 (顯應四年 659 A. D.)	吒	𑖇	茶	擇	拏
唐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垂拱元年 685 A. D.)	佉 恥反 加	吒	茶	陀	拏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武周證聖元年 695 A. D.)	佉 恥切 加	吒	茶 徒切 昨	陀	拏 切 可
唐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 觀門 (大曆六年 771 A. D.)	吒 上	𑖇 上	拏 上	茶 去	𑖇 上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界普 賢行願品 (貞元十四年 798 A. D.)	佉 上	𑖇 上	拏	茶 去	𑖇 上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華嚴四十二字觀門經 (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788—810 A. D.)	吒 謫反 賈	𑖇 拆反 賈	拏 儻反 賈	佉 拆音 反	𑖇 鼻中 聲也

附第二表 四十九根本字中舌音五母譯音表 (錄自知微澄娘音值考 p. 127)

舌音五母在四十九根本字中之次序	27	28	29	30	31
天城體梵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馬字註音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東晉法顯譯大般泥洹經文字品 (義熙十三年 417 A. D.)	吒	佉 土反 家	茶	茶 重音	拏

	ta	tha	ḍa	ḍha	ṇa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 (玄始三年至十年 414—421 A. D.)	吒	𑖦	茶	祖	拏
劉宋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元嘉元年至九年間 424—432 A. D?)	吒	佉 _{土反家}	茶	茶 _{重音}	拏
梁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 (天監十七年 518 A. D.)	多	他	陀	檀	那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開皇七年至十二年 589—592 A. D.)	吒	咤	茶	𑖦	拏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貞觀末 649 A. D.)	吒 _重	𑖦 _{丑反加}	茶	咤 _{佇反賈}	拏
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 (垂拱元年 687 A. D.)	吒 _{上聲}	吒	茶 _{上聲}	茶	拏 _{上聲}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武周天授元年至如意元年 690—691 A. D.)	吒	𑖦	茶	𑖦	拏
唐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 成就持誦品 (開元十二年 724 A. D.)	吒	咤	拏	茶 _{重聲}	拏
唐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大曆六年 771 A. D.)	吒 _上	咤 _上	拏 _上	茶 _去	拏 _{尼鼻聲反呼}
唐不空譯文殊問經字母品 (大曆六年 771 A. D.)	吒 _上	𑖦 _上	拏 _上	茶 _去	拏
唐智廣悉曇字記 (唐德宗間 780—804 A. D.?)	吒 _{卓近不反音反}	佉 _{拆近拆我反音反}	茶 _{宅音有音擲下反輕}	茶 _{重音我反近}	拏 _{擲有音我反拏講反音近}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大般涅槃經卷八辨文字 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788—810 A. D.)	𑖦 _{陟反賈}	𑖦 _{拆反賈}	拏 _{紐反雅}	𑖦 _{茶去聲反引}	拏 _{儼兼雅反音}
宋惟淨景祐天竺字源 (景祐二年 1035 A. D.)	𑖦 _{陟反轄}	𑖦 _{丑切轄}	𑖦 _{尼切轄}	茶	拏
清同文韻統卷五天竺字母譜 (乾隆十四年 1749 A. D.)	查 _{支正齒切緊}	𑖦 _{貴正齒切}	植 _{之正齒切緩}	植 _{哈半齒切喉}	那 _{卷舌切}